

第五十七章 參將自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牽著範思轍走出書局門口，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回身很誠懇地對葉掌櫃說道：“前些天說的事情，麻煩您安排一下，我不想讓太多人知道。”

葉掌櫃雖然不明白這位年紀輕輕的東家，為什麼對慶餘堂的那些劫後之人感興趣，但還是點頭應了下來，他們這十七個大掌櫃，這些年裏早已經習慣了在京都的生活，隨著各個王府做事，雖然無法做自己的生意，但生活還算的上是富貴。

範思轍好奇問道：“大哥，安排什麼？”

“你知道慶餘堂是什麼地方嗎？”

“我當然知道。”這位葉掌櫃就是範思轍許了大價錢請回來的，他當然清楚，悠然神往說道：“這是當年葉家的掌櫃們，如果我能經商，手底下有這麼一幫子能人，那該有多好啊。”

範閑一怔，愈發覺得自己平時是不是過於小心了，看來葉家這兩個字早就已經成了黃紙堆裏的陳年舊事，京都裏的人們不再將它看作某種禁忌。上了來接自己的馬車，發現若若也等在車廂裏，範閑自責說道：“早知你來了，我們就該早些出來。”範思轍看著姐姐，無來由地害怕，解釋道：“我隻是來看看，這生意和我可沒關係，你不要告訴父親。”

聽著這話，範若若本是淡漠的臉上，泛出一絲笑容，說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誰樂意讓你挨板子去？”

東，路由白日的喧鬧變作了此時的寧寧，範府的馬車嗒嗒嗒地朝著京都東城駛去。那裏是馬車裏三個少男少女地家。斜陽西下，馬車的影子拖的老長，在街上的石板間向前滑行，隨著石板細微地起伏往上彈起。似乎想拚命地掙離石板上的涼意，投身於火紅的暮色之中。

還是那句老話，範閑覺著目前的家庭生活還是挺幸福的，幸福這種玩意兒，既然手上已經抓住了幾絲毛，就得攥牢一點。所以對於暗殺自己的那件事情，司南伯範建園於官麵上的身份，又無法查清楚真正的真相，所以隻好暫時忍耐。而範閑目前卻是個逍遙自由身，所以他並沒有什麼顧忌。

為了完成自己後的三大目標。他不能接受自己處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之中。前世地那個聯合國曾經說過，人們應該有免於恐懼的自由，雖然範閑不懂政治。但心想，就算老子穿了，也得有人權不是？

王啟年灰頭灰臉的坐在桌子邊上，這房子是離京前用範大人給地銀票租下的，地點很不起眼。應該不會有人注意到這裏。

範閑趕緊把茶推了過去，說道：“辛苦了。”

見他用敬語，王啟年可不敢當。趕緊匯報這次的任務：“如同大人所料，司理理一行人回京的時候，路上就遇著攔截的人了。不過院裏早有防備，一舉擊潰來敵。依大人吩咐，從滄州城出來後，屬下就一直跟著院裏地隊伍，那些攔截的人馬化裝成馬賊，但觀其進退有據，應該是軍隊。”

範閑一驚。心想怎麼把軍方也扯進來了，小心問道：“是州府軍還是什麼？”

“不是很清楚。”王啟年想了想，又說道：“依大人令，一路隻是跟蹤尾隨，最後發現那名領頭的校官逃到了梧州。”

“梧州？”

“不錯，當夜那名校官就與梧州參軍會麵。”王啟年忽然想到有些事情必須交待，趕緊說道：“其實當時與屬下一同跟蹤地，還有另外的人。”

“誰？”

“宗追。”

範閑恍然大悟：“就是你曾經說過，當年與你齊名的宗追，你不是說過他一直跟在陳大人身邊嗎？”他忽然間明白了，看來與自己一樣，監察院方麵也在借著司理理，追查著幕後的線索。

“是啊。當天我遠遠看見陳院長的馬車了，黑騎也在那裏，不然無論如何不可能抵擋得住來的那些騎兵。”王啟年有些為難問道：“範大人，既然院裏已經在追查了，我們還要繼續嗎？”

“嗯，先不慌說這些。梧州那位參軍是朝中哪位的門下？”

“對方很小心。那位參軍姓方名休，倒沒有什麼背景，隻是與巡城司的方將軍是遠方親戚。”

範閑皺眉思考著，巡城司肯定在這件事情裏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，隻是自己應該怎麼往後挖呢？或者說，自己真地應該往後挖嗎？如果牽扯出太多的大人物，隻怕事情很難收場，本來被朝廷宣傳成正麵英勇人物的自己，說不定又要去被迫扮演別的角色了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嘴唇有些發白，輕聲問道：“司理理什麼時候到？”

“明天。”王啟年看了他一眼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院長大人也是明天回京，範大人，要不要先請示院長之後，我們再請命提審司理理。”

“費大人呢？”

“好象沒有。”

聽到費T沒有回京，範閑略有些失望，但想到陳萍萍馬上就要回京，又無來由地精神一振??監察院可是自己老媽一手弄起來的，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人心總是會變的。但是剛投生於這個世界時所見到那一幕，和後來費介老師對自己的細心教尋，讓範閑很確信監察院不是敵人，不是友人，而是...自己人。

他這時候的感覺，就像是一個正被欺負的沒娘孩子，忽然來了一大幫五大三粗的舅舅幫忙幹架，小家夥一麵抹著臉上的髒淚珠子，一邊想著：幹你娘的，以後這京都。誰還敢欺負小爺我？

這個時候，王啟年忽然咧嘴一笑，說

說道：“恭喜大人了。”看來連剛剛回京地他都知道範閑出任太常寺協律郎的消息，隻不過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會娶宮裏的哪一位而已。範閑無奈一笑。沒有說什麼。

在慶國地官場上流傳著一個說法：“世上沒有監察院查不出來的東西，哪怕是你藏在夜壺裏的銀子。”範閑也相信這一點，雖然父親的手下沒有查到什麼蛛絲馬跡，但如果說這個世界上還有人能夠查出來，那就一定是那個叫陳萍萍的人。為了安全起見，範閑讓王啟年暫時停止了活動，隻是讓他去安排一些人手，跟緊院裏的一舉一動。

陳院長大人回京，整個官場都有反應。聽說陳萍萍大人回京當夜，就被陛下急召進宮中。長談一夜，才放精神已然有些委頓的陳大人回府。文武百官一是豔羨陳大人在陛下心中聖眷不減，一麵卻又腹誹著這位老大人早些因勞成疾。歸老去吧。

當院長在宮裏的時候，監察院的行動卻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。當天夜裏，一大隊監察院一處官員，殺氣騰騰地闖進了巡城司衙門，開始進行查抄的工作。另外一隊人卻是直撲城南方參將地府邸。

...

參將府外的高樹上，範閑雙手牢牢地抓著樹枝，整個人體內的真氣緩緩流淌。悄無聲息地隱沒在繁藏地樹葉之中，雙眼冷然看著府裏的亂像。

沒有過多久，這次行動就結束了。

滿臉失望的監察院官員從後院裏退了出來，帶來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：巡城司參將方達人畏罪自殺，就在監察院到達前的半個時辰前，懸梁而死。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等眾人散後，從樹上溜了下來。走在安靜地夜街之上，他心中還在想著這個事情。方達人身為一名武將。即便勾結北齊謀刺之事暴露而選擇了自盡，拔刀自刎似乎更符合武人性格一些，懸梁而死的死法宮怨氣太濃，隻怕並非他心甘情願。

心念一動，便再無法按捺，直接按王啟年留的地址找了過去。王家在城南一條普通民巷裏，夜間大老爺們兒都躺

在外麵乘涼啜茶，卻將家裏地小媳婦兒中媳婦兒都覆了起來。範閑毫不引人注目地從街沿下行過，找準地方，一閃身就消失在陰暗的巷角中。

王啟年雖然是個低層官吏，但畢竟是監察院裏的人，之所以前些日子離職後顯得無比窮困，則是因為他所有的積蓄都用來買了這座小院子。

範閑翻院而入的時候，王啟年正滿臉疼愛地看著自己的兒子，一手拿了隻大蒲扇在扇，耳聽著有異動，機警萬分地一扭頭，卻看見了範公子那張幹淨漂亮的臉，不由大感吃驚。

“噓！”範閑向他比了個手勢，悄無聲息地跟著他來到一個安靜的地方。

王啟年沒有想到白天才向這位年輕的大人述了職，對方竟然馬上又找來了，滿臉狐疑問道：“大人，出了什麼事？”

範閑將剛才方參將自殺地事情告訴了他。王啟年皺眉道：“對方下手倒真是快，這下就有些難辦了。”

“你帶我去趟大牢，我要見見司理理。”範閑說道。

“院裏在查，我們這時候插手，會不會引起什麼誤會？”王啟年考慮的比範閑要周全許多。

範閑想了想，無奈說道：“陳大人被召進宮了，我怕大牢裏又會有什麼意外。”

王啟年心想確實得抓緊一些，恭敬說道：“大人，這些事情您還是不要沾手的好，讓下官處理吧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還是一起去吧。”說實在話，他一直對於監察院的大牢很好奇，當然，對於那位司理理姑娘也很好奇。

京都已然入夜，一大片濃墨似的黑裏，點綴般地亮著些光明，流晶河畔最盛，瓦弄巷次之。而墨中的沉墨，最黑暗的地方，卻是監察院。這天晚上，王啟年領著一個全身籠在灰色大袍裏的神秘人，進入了監察院大牢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